

全中国第一部最真实的资本圈高端博弈小说

资本市场的争夺如此赤裸，股价操纵的背后内含玄机。

操

纵

周倩
著



一本最另类、最实用的投资者圣经，
当代中国人的投资智慧尽在其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全中国第一部最真实的资本圈高端博弈小说

操盘手

周倩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操纵/周倩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40-658-2

I. ①操…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6319 号

书 名	操 纵
著 者	周 倩
责任编辑	冰 宏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目录

>>Contents

引子：幻想 001

上部 金雕起飞

- 第1章 巨资套死 005
- 第2章 接手项目 021
- 第3章 狮城勾兑 029
- 第4章 战机乍现 035
- 第5章 牛刀小试 045
- 第6章 陷入困境 054
- 第7章 震仓吸货 064
- 第8章 诡异炒作 074
- 第9章 出货准备 084
- 第10章 功成身退 093

下部 海药阴谋

- 第11章 真是敢想 105
- 第12章 初步接触 115
- 第13章 放了成本 126
- 第14章 情意绵绵 135
- 第15章 找好演员 146
- 第16章 击败范铁 157
- 第17章 烂尾工程 168
- 第18章 赔楼折钱 175
- 第19章 难缠对手 186
- 第20章 缔结同盟 196
- 第21章 迎战强敌 204
- 第22章 盛极而衰 215
- 第23章 急功近利 225
- 第24章 不测剧变 237
- 尾声 251

引子：幻想

“一套房子有了，再赚一辆小面包车，我把股票全部卖掉。”鹰姐眉开眼笑，自言自语。

进入2005年，经历一小波波段行情后，股市再次陷入跌势。证券营业部散户大厅里人心涣散，有的三五成群玩扑克牌，有的坐着发呆，有的只顾抽着闷烟，人人都说这是在“混日子”，可谁也放不下。

万绿丛中偏偏就有那么一点微红，NH酒业一路逆势上攻。全仓持有该股的鹰姐望着行情显示牌，不禁喜上眉梢。由于她过去成功逃出不少逆势上涨的股票，股友们戏称她有双鹰眼，喜欢叫她“鹰姐”。

一个中年女人抑制不住激动情绪，碎步凑到鹰姐跟前，点头哈腰求教：“您是怎么看上NH酒业这支股票的？给我讲讲吧。”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经验，经验而已。”

“哎哟！我就炒了三个月股，没有多少经验，手气也臭得很，老是赔钱。就是这回跟您买了一些NH酒业，赚了。真是谢天谢地！”

鹰姐两臂叉在胸前，眼睛微微朝那个求教者一瞥，眼神中透露出些许轻蔑：“赚了就好。呵呵！也难得你信得过我。”

“有那么多股票，您偏偏看中了NH酒业。您眼光太准了！到底什么经验啊？还是给我讲讲吧。”

“喔！好！我就跟你说道说道。”鹰姐拗不过她，便找个位子坐下来，话说得很慢，调子却很高：“NH酒业的最大流通股东黄顶实业的实力你应该清楚吧？背靠大树好乘凉，我跟着大庄家炒股，能不赚吗？”鹰姐眼笑眉舒，悠然自得。

那个时候，国内“股权分置”改革还没全面展开，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

票被人为划分为流通股和限售股两个部分，流通股大多只占全部股权份额的一小部分。就拿NH酒业来说，由于存在这个制度缺陷，股市里面的大户甚至特大大户只需要集中资金炒作该股占比不大的那部分流通股，在客观上就可以给这个股票定价。于是跟着大户的脚步走，俗称“跟庄”，就成了很多中小股民的主要交易策略。

“归根到底，我们散户是股市里面的弱势群体，我们必须学会紧跟着主力走，看大户的脸色行事。大户进，我也进；大户逃，我先逃。休怪我‘墙头草，随风倒’。我们散户的优势就是‘船小好掉头’，灵活机动，进退自如。”

谈笑之间，那份得意使得鹰姐在不知不觉中抬高不少身价，心中按捺不住的自满也随之迸发。此时此刻，她眼前似乎蒙上了一层浓雾，什么也看不清。

“况且，我还得到高人指点，我侄女婿……”

鹰姐本来想说：我侄女婿方锐就是个“大庄家”，深通股道。谁知，这天说变就变。鹰姐还没把话说完，NH酒业突然变脸，从大涨8%一路滑落到跌停的价位。

“不好，庄家要出货了！”鹰姐惊呼一声，转身慌慌张张奔向交易用的电脑……

上部 金雕起飞

第1章 巨资套死

时时反省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易·乾卦》

人，特别是金融圈里混的人，需要时时反省。

海州 ZT 投资公司总裁方锐此时正坐在电脑前，仔细揣摩 NH 酒业的走势图。只见价格波动蜿蜒崎岖，宛如受困的野兽在挣扎，虚弱而又不甘。方锐已然心中有数，关掉电脑，渐渐陷入沉思。

方锐五年前经济学硕士毕业，机缘巧合地进入海州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服务，并在那里结识后来的岳父陈一南。

一般企业是将产品生产、包装好后，通过一定的宣传和渠道将其销售出去。而投资银行部包装、叫卖的产品是公司。美国电影《华尔街》和《漂亮女人》里面的两位男主角麦克·道格拉斯和李察·基尔干的都是这一行。他们看上去都是些运筹帷幄，出入于香车靓女之间的家伙，风格相当统一：西装革履，发光贼亮，衬衣袖口上通常绣有主人名字的缩写，出门旅行总是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打交道的对象都是公司的最高管理层，若在国内，还得加上省、市、县和部、办、委的相关官员。

方锐那时候经常全国各地跑，帮拟上市公司规范整顿，整理、编撰各种材料，并将有关材料报送证券监管机构审批，还要参与拟上市公司的整体形象包装，力争让新股可以卖个好价钱。上市公司从准备上市的那天开始，直到正式上市为止，涉及到的一切工作，都是投资银行部的职责范围。

当时陈一南主管投资银行部，专门负责新股发行事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方锐是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在陈一南的刻意栽培下，方锐对投资银行业务很快就轻车熟路，并慢慢和这个上司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

中国股市自然中国特色，国内原始股的收益相当惊人，新股不败几乎成了常态。

那时陈一南和方锐直接负责拟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事务，对于哪些股票即将上市，两人必先人一步得到有关的信息。正好有许多人在倒腾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需要了解有哪些公司正在做发行股票的准备。投资银行部在这个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信息快人一步的优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生财之道。两人充分利用其中机会，主动和一些财力雄厚的金主合作，获利丰厚，很快完成原始积累，同时建立起各种关系网。

方锐和陈一南三年前联手创立了 ZT 投资公司，专做股票投资，近些年来发展十分迅猛。陈一南的原配妻子早逝，只剩下一个女儿陈婉倩，现在是方锐的太太。半年前陈一南突然中风，双腿失去知觉，瘫痪在床。从那时起，方锐完全掌控 ZT 投资，独自挑起大梁。

股票投资是中国经济产业链中最具刚性和搏杀力的领域，方锐深知其中凶险。ZT 投资近几年来迅速崛起，如今已是声名显赫。正因如此，方锐一定要关起门来想清楚，此间有没有致命的一击在潜藏埋伏着，以免未来发生难以预料的不测。

“方总，您在想什么呢？”

进来的是方锐的女助理宋韵，这是个端庄但沉稳得几近机械的年轻女人。宋韵轻轻走到方锐跟前，端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方锐回过神来，接过咖啡，轻抿一口，忽然扑哧一笑：“我正在想……我该思考什么问题……”

宋韵早已习惯了方锐一贯的故弄玄虚，并不感到惊讶，只是淡然笑说：“难道您自己还不知道您在想什么问题？”

“是的，我不知道。确切地讲，我不知道我该思考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您不是在思考问题，您只是在思考，只是在为了思考而思考。对吗？”

近段日子，方锐总感觉意识里空洞洞的，茫然，迷惘，不知路在何方。这是金融局中人的困顿。金融市场诡谲多变，风云难测，金融机构资金庞大，进退不易，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方锐有时感觉自己像一个虔诚的僧侣，

徘徊在风险与诱惑之间，极力克制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与贪婪，以防稍有不慎，铸成大错。

宋韵很快察觉这些变化，关切地说：“方总，您压力太大了，老这样对身体不好。”

“呵呵！谢谢你的关心！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我干的就是这一行，有什么办法呢？”

正说话间，办公室里电话响了，前台打进来的，说是黄顶实业的吕总带了一支奇怪的队伍过来，要见方锐。方锐隐约感到有些不太对劲，稍加思忖，哼了一声：“让他们进来。”

千万现钞

办公室很快进来了十几个人，每人手里抱着一只沉甸甸的皮箱，领头的是黄顶实业公司的老总吕国华。方锐不知何意，轻轻扫他一眼，吕国华却极力回避他的目光。

吕国华先让那些人放下箱子离开，片刻，猛然扑到方锐怀里嚎啕大哭：“兄弟，这次你得救我。我快走投无路了啊！”

吕国华是方锐读研究生时的师兄，两人当年不仅同处一室，还有过许多共同的梦想，在学校一起组建过“经济研讨协会”。方锐毕业后在吕国华的引荐下进入金融界，某种程度上讲，吕国华对他有知遇之恩。

还在读研究生时吕国华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财务专家，除了在重量级财经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还把财务的理念深深植入日常生活。当年吕国华定期把日常开支按财务报表的形式罗列出来，不厌其烦，他说这是为了让每笔开支都发挥效益，避免没必要的人情开销。朋友聚餐经常采取AA制，吕国华总要先刷卡，然后回收现金，他的解释令人称奇：卡里钱是死的，使用范围比较局限，这样做可以把死钱变成活钱，有利资金周转。

吕国华经常发表他对美国电影《越狱》的见解：美国人比较能拉得下脸，你要获得我的帮助，就必须帮助我。中国人就不好意思，经常帮助永远帮助不上自己的人。这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吕国华心里，一切都是为了交易，这种意识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加强。吕国华在海州商界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普遍被认可为一个可以合作的人。

前些年国内的金融系统日渐红火，吕国华又与时俱进，进入黄顶实业公司出任投资部门主任，期待施展他的财经专才。五年前的牛市使他“战功”显赫，吕国华进一步升任公司老总。做实业的人最需要耐心。可是吕国华总想跳跃式发展，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光做实业的利润来源太局限，靠自身的积累时间太长，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来钱比较快。吕国华把公司实业部门分步卖掉，筹集不少资金，全部投入股市。

财务毕竟只是个技术活，股市操盘则更需要谋略。

中国股市 2001 年后进入了长达数年的熊市，吕国华的投资损失很大。迫于董事会的压力，同时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挽回面子，吕国华集中全部资金坐庄业绩一般的 NH 酒业。未曾料到，十几个亿进去，完全没人跟风，越套越深，渐渐陷入绝境。

方锐轻轻拍打吕国华颤抖的肩膀，叹着气说：“我早就劝过你，坐庄早已不合时宜，你却依然故我。真是利令智昏！再说，NH 酒业也不是什么好股票，目前大势未见起色，走到今天这种局面并不奇怪。”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我们后备资金只有不到两个亿了，如果这些钱还不能挽救危局，那我吕国华将死无葬身之地！到了这个时候，必须孤注一掷，什么手段都得往上使了。救命要紧！兄弟你帮帮我，只要你肯帮我，我在这里保证：一旦局势好转，你的一切要求我都尽力满足。”

说到这里，吕国华突然双膝一曲，朝方锐跪下。

方锐十分惊愕，呼啦一下站了起来，办公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这时，吕国华跪着一个一个打开了皮箱：“这是一千万的现金，无论如何你得收下。”

“天啊！那么多的钞票！”宋韵哑然失声。

吕国华用力“呵”一声：“宋总助快拿秤过来。一张百元钞票重约 1.15 克，一千万元新钞就是 115 公斤，大概就是那么个数。”

方锐见状，朝吕国华直皱眉头：“老兄，你这又何必呢？”

“你得收下。”吕国华站起来，哽咽着说：“你赶紧想想办法啊！你一定有办法。”

听到这话，方锐沉默下来，思忖良久。

办公室里陷入沉寂，零星脚步声越发沉重，几乎可以阻滞人的呼吸。

吕国华的眼神恍迷离，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焦虑。

方锐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转过了头，注视着吕国华。方锐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也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担心实施起来会把自己牵连进去。可是眼下形势逼人，必须尽快作出抉择。

吕国华立马朝他射出希冀的目光，猛地上前一步，拽住方锐的手：“怎么？有法子了？”

方锐面目深沉，朝吕国华微微点了点头。

“快说啊！”吕国华仿佛抓住了一把救命稻草，急不可待。

“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根本办法。”

“什么？别来这些玄的，直白一点。我都快急死了！”

“你们不是还有近两个亿的后备资金吗？按照正常思维，你们应该继续把这些钱再投进去，把这只股票再往高处拉起来，引诱散户跟进。有了买盘，你们快速出货，往下打压。换一批人被套，你们就解放了。不过，你们十几个亿扔了进去，散户还不跟进，说明你们被看破手脚了。我早提醒过你：如今投资机构运作股票，不能再简单的坐庄的手法，你偏不当回事。”

“那我该怎么办？”

“你把NH酒业的存货全部自行消化掉，而且还要追加定单，最好再让产品提价。把业绩做上去，把声势造起来。”

“那起码要耗三五个亿呀？我哪还有那么多钱？”

“谁要你动真金白银？你想办法跟NH酒业公司的许总和海州银行的老潘达成君子协议：先由银行贷款给你，你再把贷款稳步有序地划到NH酒业公司账上，营造出业绩稳步增长的态势。”

“老潘怎会同意？银行肯定不愿承当这种风险。”

“只需再额外加一条：相关贷款必须存入海州银行，三年不得提现。你想想看，银行的钱无非就是左手挪到右手，没有丝毫风险，还能稳赚一笔利息。老潘会不干吗？有了业绩支持，股票估值可以被拉下来，投资价值立刻显现。你的操作岂不如虎添翼？”

“可是，我要那么多酒干吗？”

“不是真买，只是要许总配合你把公司基本面做漂亮点。”

“要是证管局来查怎么办？”

“就让许总把货都藏起来。酒又不会变质，反倒是越发酵越香。再说，省证管局的黄局长是我本科时的导师，真有那么一天，我想办法帮你勾兑勾兑。”

“妙计，就这么干。多谢！”

吕国华那张脸立即挥别阴霾，透出微红，情绪明显舒缓许多。

“我只是帮你想了个法子，这钱你还是收回去。”

吕国华回答：“你这个法子就值一千万。”

拼命破产

将一百多公斤百元大钞处置妥当，方锐打算找陈一南说说今天这事，想听听前辈的看法。当局者迷，局外人反而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方锐一直把陈一南当成自己的第三只眼睛。

陈一南住在海州城东的别墅群“景泰花园”里，方锐进入小区，步行十来分钟，止步在一套设计精巧的明清式的小楼面前。外观上看，古典、开朗两相宜，尖塔形斜顶，抹灰木架与柱式装饰，自然建筑材料与攀附其上的藤蔓相映成趣，经典而不落时尚。

方锐直接进入陈一南的书房。书房居中摆放一张黄花梨大书案，上面摆着文房四宝。墙上挂着几张古画，靠墙的黄花梨凤纹翘头几上摆着一盏装饰用的古灯。

陈一南年近 50，身穿一件中式立领上装，坐着轮椅，仍显整齐利索，手上拿着一个常年不离手的沉香雕件。

1980 年会计学校毕业，无处可去的陈一南成了一家化工厂的钳工，经常要像消防队员一样套上防护装置，下到几十米深、污泥齐腰的险恶的地方，工作环境相当艰苦。每当劳累之后一个人躺在出水泵房的水泥地上，陈一南望着南去的白云，扪心自问：难道一辈子就在这里度过吗？

陈一南不久便随波逐流投入商海，在整个 80 年代，起伏多次，仍旧没见起色。进入 90 年代，陈一南无意之中成了中国第一批股民，绝对意义上的前辈。中国股市当时处于草创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正孕育着巨大机会。

1992 年，陈一南没能经受住一级市场中中签表暴利的诱惑，开始走南闯北申购新股（当时还没有实现电子化交易，需要持币在当地申购。），并从申购长印、重庆万里、泸州老窖、武汉中商等股票中挖到第一桶金。可没想到，自己这从股市中挖到的第一桶金，后来又连“金”带“桶”还给了股市，还差点搭进了性命。

1995年1月6日，西藏明珠正在拉萨发行，这是西藏发行的第一只股票，舆论普遍看好。当时，发行方式采取向银行存入半年期定期存款，视存款数目决定中签率。当天的《中国证券报》报道：一架飞往西藏的飞机上的申购现金有两百多亿，超过了飞机本身的价值，陈一南也是这架飞机上的乘客之一，谁料此行竟然成为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旅程。

陈一南当时是从券商处透支了数百万现金去申购的。一生中第一次携带了那么多现金，足足装满了两个登山包和两个密码箱。当搭乘着淘金者们的民航班车在距市区十公里的雅鲁藏布江边抛锚时，一位同行者倒吸一口冷气说：“要是这时跑出一帮抢匪，可就中头彩了。”

这一车足足拉了几十亿人民币现钞啊！在拉萨市农行，六张乒乓桌上现金堆积如山，所有的点钞机都因超负荷数钱数坏了，钱多得根本来不及一张一张去数。

存完钱后，陈一南终于走进了宾馆。当他徒步攀上六层楼高的宾馆时，忽然双眼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醒过来时，陈一南已经躺在了医院的急救病床上，这才知道自己是因缺氧而导致严重脑水肿。后来他才知道，几乎与他同时送进医院的另外两位淘金者，已经停止呼吸。

厄运并没结束，他在一级市场均价7.6元认购的西藏明珠股票，一个多月后竟以5.5元让人不可想象的低价开盘。当天受到谣言影响，抛盘汹涌，临近收市，证券公司急了，要保住自己的本金，不停催陈一南卖股。由于多捏一天，就要多付出一天的透支利息，陈一南只好在收盘前以极低价格全部卖出。冒着生命危险去了一趟西藏，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负债累累。

更加让人欲哭无泪的是，三天以后，谣言破灭，股市强劲反弹，西藏明珠一枝独秀，领涨大盘，一口气涨到了二十多元。

逃离股市站在长江边上，眼睁睁看着数百万财富大江东去，陈一南此时满脑子都是死的念头，痛苦，挣扎，绝望，那种心情难与人言。

陈一南终究没有倒下去。在海州证券的那段日子，陈一南还清了旧债，此后又经数年打拼，终将ZT投资打造成海州金融街上数一数二的投资机构。

现今陈一南虽然在家里休养，没事琢磨琢磨古玩，但是证券界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意识比谁都要清晰。

铤而走险

这个时候，陈一南正拿着一根筷子逗八哥玩，那只八哥上窜下跳，动静弄得很大。桌上摆着两杯咖啡，自己一杯，八哥一杯，一边自己慢慢喝着，一边喂八哥喝。

方锐见状，笑说：“书房又不透气，别把鸟憋坏了。”

“怎么不透气了？透着人气。”见到方锐，陈一南把筷子放下，示意方锐把自己扶到沙发上，接着蔼然笑问：“怎么？又遇到麻烦了？”

“非得遇到麻烦才能过来看您？”

“呵呵！你什么时候有闲工夫来看我？”

“唉！您说对了，还真是有件麻烦事。就是那个吕国华……”

方锐话没说完，只见陈一南连忙摆手说：“不用再往下说，你不说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您就说说看。”

“肯定是吕国华一大笔钱被套住了，要你帮他解套，你要他在上市公司身上下些工夫，还教他作点弊。是不是这样啊？”

话刚落音，方锐惊奇地说：“您真是洞若观火啊！”

“呵呵！这没什么。你们这些情况大同小异，也就这么回事。我也就是随便说说，还真不幸言中。”

“真没办法。我也是情非得已啊！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方锐给陈一南详细讲述了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也掏出自己的苦衷。

任何金融从业者都不可能单独作战，他们只是巨大利益链条上的一环。唇亡齿寒啊！运作股票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也会失去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自我。得失之间，别无选择。方锐不可能不帮吕国华，甚至不可能不倾力而为，否则，你会让人觉得是个不肯合作的人，以后在业内将难以立足。

“这是一个超常规的办法，有点铤而走险，法律风险恐怕不小。不论最后成功与否，你都不要让自己陷进去，尽量撇清关系。”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许我已经被他绑上了战车。我该怎么办？请岳父大人指教。”

“你们是在赌博。不过要赚大钱，就要大赌，赌决断力，赌意志力。你们采

取非常手段消灭库存，把业绩做起来，消除市场的疑惑和犹豫，让投资大众看到你们那支股票的前景，这本不错。只是你们进退失据，犹犹豫豫，这很危险。”

“岳父这话，让我茅塞顿开。那我具体该怎么做，请您明示。”

“简单地说，要做就做彻底，把假的要做成真的，让不合法变成合法。把存货藏起来？亏你想得出来。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那就降价倾销。”

“那还不如藏起来呢！降价倾销的上市公司怎么会让人看到前景？这样做很容易穿帮露底。”

“干脆，拿去填海得了。”

“你不要乱想了。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法子，你看可不可行？”

方锐赶紧挪正身子，洗耳恭听。

“反复发酵。把卖不出去的酒又倒回酒池，发酵后再重新包装，周而复始。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可以持续运作。”

“高明！”

暮色渐渐漫了上来，可是太阳迟迟赖着不走，侵占去大部分的夜。空气油腻不堪，似乎还渗了些沙子，把人呛得难受极了。

在回家的路上，方锐莫然惆怅：价值投资、专注投资、诚信投资，这都是自己执着追求的。也许这是梦想，梦想往往不切实际。资本逐利而动，决非逐梦而动。诡计、阴谋，都是为了暴利，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追逐暴利并非贪欲使然，而是形势所迫。资本市场极端残酷，无时无刻，有人在掠取，有人被歼灭，激荡过后，总会留下大堆阵亡者的墓碑。过去人们常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在金融市场，进慢了就会被淘汰。是的，是被迫的，没人想成为阵亡者，于是都被绑上战车。现实多么逼人，梦想宛如紫檀花开，开了，也就谢了。

方锐最近喜欢上开快车，驱车激驰可以让他体验到人车合一的快感，人随心动，车随人动。现在却是人随车行，这样可以让他边开车边去用心想事情。其实，方锐非常在意自己那种不光彩的做法，阴暗，见不得光。不知怎么搞的，自己仿佛成了木偶，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自己。自己那么被动，那么无力。才过了两三年，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当每一次的商战都引发欲望里的沉沦，金融市场，也就成了撒旦的棋盘。迷失，绝望，最后迎接金融业者的，永远是泯灭良知的吞噬与毁灭。